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五年十月五日　　·每份售五百元·

第一卷　第六期

專論

如何走上民主建設之路　莊智煥

我從泰興來　朱東潤

再論知行　馮友蘭

特稿連載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完）　張東蓀

科學叢談

牛郎織女　戴文賽

觀察通信

歷史轉入新頁·聯大化整為零（昆明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學府權威·炙手可熱·中大「解聘」教授別記（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文藝的空靈和充實　宗白華

尾頁

古城夕照·負生偶記·復旦的秋天·洋顧問·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啟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徐盈　馬寅初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馮友蘭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曾昭掄　趙超構　葉公超　劉大杰　錢端升　錢清廉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程希孟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歌川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 Electrique de Charlé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膠皮線，鉛皮線，花線，堅性橡皮線，風雨線，紗包線，軍用電話線，並製馬達，電話機，電表，以及其他各種零件，無不應有盡有，如蒙垂顧，不勝歡迎。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上海總行

電話　一四九八〇

郵政信箱　四七三號

電報掛號　DALCO

四川路一三三號卜內門大廈二樓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出品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註冊商標

質地堅固

火力強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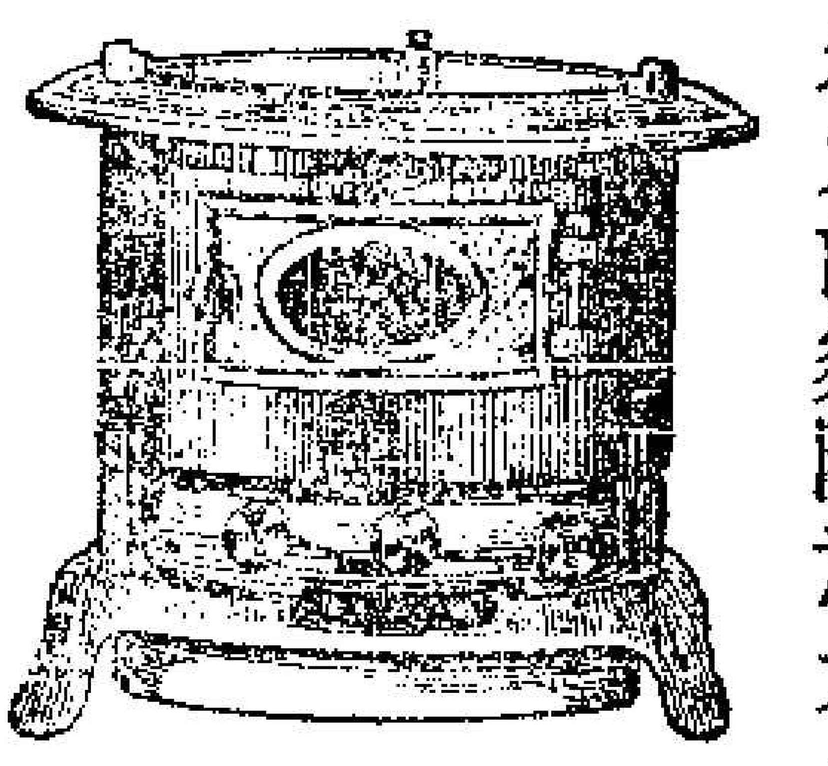
用油簡省

經濟衛生

鷹球牌經濟爐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家庭·機關

行號·軍隊

必備之品

歡迎本外埠特約經銷章程函索即寄

振興工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北褚家橋桃源路二十五號

電話：八二三三七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經售處：新生書店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國際書店
濟南總經售：大公報濟南分館
甘青寧總經售：蘭州鳴遠文化社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 第六期
三十五年十月五日

本期作者

莊智煥：前經濟部企業司司長
朱東潤：中央大學教授
馮友蘭：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戴文賽：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員
宗白華：中央大學教授

如何走上民主建設之路

莊智煥

一

這是什麼世界？人類竟然如此愚蠢！經過多年戰爭，死傷盈萬，耗資鉅億，還是得不到安定與和平。國際間又在為「永久和平」而準備戰爭，中國則外寇甫降，內戰又起。這是竟為了什麼？

人人要求生存，但走的卻是死路。國家需要建設，但毫不吝惜破壞。黨派利益，超過了國家利益。少數人的意志硬要多數人來遵從。「打」，到處的「打」，究竟能否解決問題？人人都知道「打」不是一個辦法，可是許多人還在迷信着「打」。理智完全為感情所控制了。

民主需要理性，政治家要有風度。缺乏理性，不配談民主；沒有風度，不配談政治。當然，宇宙原無絕對的好惡是非，猶之宇宙間無絕對的圓的或方的東西。可是在政治上講，對於大多數人有利的設施，就是好的；對於久遠有利的計劃，就是對的。

現在讓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勝利已逾一年，民衆的痛苦解除了多少？政府做了幾件福國利民的事情？共產黨在「解放區」對人民又做了些什麼？我們不該被報紙，廣播所迷惑。人民要和平、安定，減輕苛擾。他們得到了多少？政府與政黨為什麼不能給人民以滿足？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要宰割人民？政黨代表了什麼？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問題，也是民主政治的關鍵問題。不能代表人民的政黨，不配談民主。不能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一定不能為人民所擁護。謀掌政權，目的原是要為大多數人民造福謀利。不然，掌握政權的目的何在？爭取政權而僅僅為了少數人的享受，這是專制政治時代以暴易暴的作風。「彼可取而代也」的思想，決非民主時代所應有的。我們要「理智的革命」，不要「感情的革命」。我們要為大多數人的福利而革命，我們不需要為少數人權利的革命。我們要不流血的革命，我們不再要暴力的革命。在現階段的科學進步，智慧發達的時代，這一點希望和要求應該是可能的。

「革命首要在民生」。民族與民權革命的目的，應該是民生的改善。不然，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民權的發揚和提高，又為了什麼？政治脫離了經濟，就變成空洞的理論，亦復失去了遵循的準則。政權而不為人民謀福利，又有什麼作用？當然，經濟與政治脫節，也就無法改善。目下我們流行的「經濟」一詞，原自日本輸入。在中國文學上的「經濟」，本來是講「經綸」「濟世」的政治。大學課程中的「政治經濟」，講究各種主義政策，其目的也在研究何種主義政策適用於政治，俾使國家社會可以興利除弊。

二

我國要建設，要「迎頭趕上」各國，自需把握「時間」「空間」；要以最小的力量，得到最大的效果。在兵學上，要戰勝敵人，一定要「知己知彼」；在政治上，我們也要明白本國的長處弱點，顧到國際的情況趨勢。從歷史上觀察，人類文明由小亞細亞發源，經過埃及、希臘、西歐幾個時代，到今日則爲美國執世界「牛耳」的時期了。在西歐文明的時代中，荷蘭、西班牙、法國、英國都曾有過輝煌燦爛領袖國際的時期。英國做國際盟主約一世紀，現在則讓位給這個新興的、富於活力的、天賦獨厚的美國了。美國的煤、鐵、石油的貯量，均約佔世界貯量的一半，牠的生產能力，更非任何一國所能望其項背。因此故總統羅斯福敢以民主國的兵工廠自任，以抗「軸心」國家。中國在煤、鐵、石油資源上講，自然瞠乎他國，尤其美國之後；可是現在已是原子能時代，同時科學的趨勢是可以以植物質的化學製品、代替礦物的。所以，中國的廣大幅圓，具備各種氣候的國土，蘊藏相當數量的鑛物，所具地利不能謂薄。所以從人類文明的軌跡——由東到西，繞行北半球一周——來說，和從我國的地文條件來說，我國都應該在半世紀至一世紀後繼承美國，成爲國際的盟主。

但是從近二百年來的歷史看，我們太落後了。在清代以前，歐洲科學尚未發達，而在我國康熙朝間，科學經當局倡導，也還和歐洲差不甚遠。我們祇見人家努力的果，不知人家所種的因。曾左到清末，固然祇想有堅船利兵的「用」，而不肯放棄八股式的「中學」爲「體」，到今日，我們還是講固有道德而購現成的美軍裝備。就連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所需一切，也都依賴舶來。所謂「國貨」，其原料中的很大百分比，還是舶來品。從精神方面講，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不比歐美人差，可是在組織能力上卻差得遠了。一個中國人的智力，可以同一個歐美人比而不遜，兩個以上的中國人的綜合工作能力卻比同類的歐美人差多了。加以大多數人營養不良，體力不強，以及懼外，媚外的政治風氣，好逸惡勞的社會習慣；這種種使我們國家民族在國際地位上一天一天的降落下去。

三

經過八年抗戰，國際地位是提高了。在抗戰中，中國固有巨大的犧牲，以及不可磨滅的精神力的表現，然而「勝利」之得，還是由於盟國的全體勝利。我國是賴以「全」爭於天下而獲勝的。可是勝利一年，敗象畢露，慘象畢見；我國僥倖所得的國際地位又驟然降落了下去。這是誰的過失？政府這一年來的措施失當，共產黨的以兵爭代替政爭，都是直接原因。然而歸結起來，還是民族的素質問題，每個國民都有責任。目前中國是怨氣漫天，戾氣遍地。國民黨與共產黨對立，人民與政府對立。對立的互相指摘，互相攻擊，互相諉過，互相爭功。可是黨員是否國民？官吏又從那裏來的，難道他們呱呱墮地，就是特殊階級的黨員與官吏嗎？貪汚發生於授受賄賂，受賄的固是官吏，授賄的又是何人？人人爲小我，爲近利，而忘了國家的遠大利益。在人民立場，我們更忌於兩黨之間，採取了「不入於墨，必入於楊」的做法。兩黨都有缺點，人民爲什麼不採取另一立場而說話？民主政治正待有獨立人格的國民來維護。依傍門戶，逢迎當局，正是沒出息的想法與做法。

四

我國的遠景仍是光明燦爛的，但當前的局勢卻是十分陰黯悲慘。我們如何由陰暗的當前過渡到光明的將來呢？悲觀的論調和消極的批評，都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我們應該提出積極的辦法來挽救危機，爭取前途。現在筆者姑且提出幾項建議以供商討。

（一）爲政府設想：

一、行政區，經濟區，軍事區分別劃定。

現行省制沿襲清代，行政區與軍事區混合爲一。自民初到現在，割據之局，層出不窮。其實國防需要，未必跟行政需要相同，而在政權嬗錯程的傳統精神下，行政機構易被軍事首長所左右，政治遷就軍人，割據的局勢卽沒法消滅。所以行政區的劃分，應該不同於軍事區。行政區可沿舊制，或酌加修正，軍事區則應根據國防，另行劃定。行政首長，最好與軍事首長不在同一城市辦事。軍隊不入城市，更可以避免許多無謂的糾紛，例如在上海的打電車，打戲院，打警察等等。城市的治安應由警察負完全責任。這對部隊的紀律訓練，也有很大益處。此外經濟的發展有賴於：（一

）天然資源，（二）動力，（三）勞力，（四）交通，（五）市場。所以經濟行政可以有別於民政，而經濟區域亦可有別於普通行政區域。現在各省的建設廳，或則忙得透不過氣來，或則閑得無所事事。這弊病完全是由於經濟區與行政區合一，而將經濟行政遷就民政行政的結果。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亟待糾正。

二、軍人可以參加政治，但須退出行政。

革命的成功，抗戰的勝利，都是軍人冒險犯難，勞苦犧牲的成績。軍人對於國家民族，自有不可磨滅的功勛。軍事教育的特徵是：（一）奪取一切，實爲「取而不予」精神的發揚；（二）對上奉行命令，對下監督命令的實施，遂成上下直線而不旁鶩；（三）用歸納法來判斷，然後以簡單的結論概全體，故容易忽視細節；（四）求迅速有效的結果，決心一下，便不惜浪費與犧牲。但政治的因素甚多，些微的忽視，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在許多場合，政治是寓取於予。（美國的租借法案，就是羅斯福寓取於予的政策），也一定要旁徵側引，不宜直線行事，更不可不顧一切，使人民犧牲，國力浪費。所以軍事教育愈成功，軍事素養愈好的將領，愈不適宜於行政工作。軍人的後天教育訓練，既違反行政上的需要，爲中國的前途，我們希望他們退出行政，而祇參加政治性的國策，國是的研討。

三、取消行政上縱的割裂，厲行一事一主管制度。

目前行政上由中央一線到底的方法，使中間的行政機構及各級公務員，完全成了被動的承轉者。同時行政上缺乏綜合性的效能。每個單位，每個個人均力求表現，使矛盾衝突處處發生；人民有事向政府說話，反不知該向何人去說。行政上的過失，也復無人負責。「分層負責」有理論而無實際。五權政治的眞實狀況，是五權之外，主計、設計、考核、人事、審計獨立，實質上成了十權政治？中央有部會，省級有廳處，縣市有科，一線到底，對政績多粉飾而少實效。其實超然主計，不過門面罷了，那一個部或那一省的會計長，能與部長或省主席毫無關係。而辦事順手的呢？事前審計，徒然使建設阻礙。爲手續而忽視事的本體，眞是捨本逐末。政府爲什麼不信任其被遴選的具有才德的特任官，使其在預算範圍內有支配全權，然後課其成績，而一定要派幾位簡任或薦任的人員去監督他，掣肘他，使他事事不易放手去辦呢？行政一定要層次分明，權責統一。不然，行政必然無能，建設必難推進。

四、整理行政法規，改良公文手續。

這兩項不知有多少人提議過，也曾經在政府中討論過多次，可是始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現行的行政法規有幾千種——每一部會可有幾百種。苛細，繁複，而且往往衝突，矛盾。這樣使官吏無法執行，人民更莫知適從。政府對於官吏及人民，眞是望之如聖賢，防之如盜賊，驅之若奴隸。任何人是無法具備這三重資格而同時做一個正當的國民的。大家對於檢舉官吏犯法，均寄以熱烈的期望，但是如果嚴格的執行各種行政法規，可以說沒有一個官吏不是犯法的。這是什麼現象？不是法律成爲具文，就是使法律遷就人情，我們又何苦要這許多條文來充幌子！此外則許多法律被命令變了質。這樣又如何談法治？沒有法律根據的命令，應該無效。政府爲什麼不明白這一點基本原則？「公務員」三個字，在根本法上不存在，可是大家習慣不以爲奇。這也是一個笑話。我國當權者以集事爲集權。以爲用「我」的名義行文，才是權屬於「我」。結果則應該負責者不負責，沒有責任的出主張。最多也不過將權力寄託於親信者之手。這是「科員政治」的原因，而結果則成爲行政無能無力，公文在機關中旅行，手續繁多，而忘了爲什麼要這些手續。取消圖章制度，厲行一事一主管——取消兩個以上機關或單位來共同負責一件事的制度，都是改善行政效能的必要條件。

五、財政金融政策應依據經濟政策。

目前每人的心頭，都有經濟崩潰的陰影。生活在繼續高漲，法幣的信用在繼續低落，國內生產一天天的萎縮下去，國際的信譽也在逐漸降落。我們確信現代國家的國際收支的平衡，遠過於國庫收支的平衡。通貨是交易媒介，而不是財富本體。我國要工業化，然而財政上的賦稅方案，金融上的貸款方針，都是向相反的方向走。高利率和游資都是不合理政策的結果。工業的資本，微薄到可憐地步，無論國營或民營工業，都在要求銀行投資及貸款。這那裏是國家工業的出路？何況銀行的存款也在減少之中。我們以爲建設計劃應該迅速確定（這中間的輕重緩急當然要好好的考慮）然後責令財政當局去籌集必需的資金，而以金融業爲其呼吸的工具。對于國際貿易，在若干年內，應該與盟國友善商量，歸由中國政府統籌，以減

低貿易差額，減輕國際貨幣的壓力。不然，民族資本日就衰落，法幣繼續膨脹，經濟一定走到崩潰的路上去。國家的財政應爲有機體，所以財政部的職責，應該同軍隊的經理處或公司的賬房有分別。民族資本枯竭了，再講經營復興是會來不及的。

六、確定土地政策，並首先施行于收復的「解放區」。

國父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該是土地政策的基礎，「二五減租」也曾推行於廣東。可惜若干來年，黨員祇認力于「八股」的主義宣傳，對于實際政策太爲忽視，或是有政策而無施行的辦法和決心。共產黨爲爭取貧農的擁護，以暴力在「解放區」推行着土地重分配。這一舉對于糾正大地主擁地坐食，不事生產的觀念與習慣，也未始無益，可是這些地區收復後的地權糾紛一定很多。政府正應利用時機來推行新土地政策，使地主與農民均獲得合理的解決。這正是一個爭取政治配合經濟的安定力的機會。新土地政策在這些地區施行有效以後，即可推行全國。

（二）爲人民設想：

一、加強社團組織，參加自治。

在一切以家庭爲本位的我國社會中，人民對于家庭以外的事情，向以不過問，少過問爲明哲至理。可是我們要民主政治，沒有社團組織的訓練，如何能實現民主？有社團，才知道有個人以外的公共利益觀念。這種公共利益的觀念，我們要加以培養。自治是民主的基礎。沒有自治，安能民主？我們既反對被操縱的組織與訓練，我們就應當自發自動的來訓練組織能力，培養民主風度。這基本要點就在：（一）私利之外有公利，（二）自尊人格也尊重別人人格，（三）用理智不憑感情，（四）少數服從多數。這些精神與風度，一定要從實際的社團生活與自治單位中去培植出來。

二、糾正捧偶像的風氣。

二千多年的大統專制，養成了捧偶像的風氣。對于皇帝，固然捧爲天縱聖賢，對于官吏，亦復歌功頌德，虛僞的諛辭，使社會習焉不以爲奇，似乎每一個成功成名的人，沒有不是生而異稟，幼而好學，長而忠孝仁愛，幹練有爲的。若干年來，一個人祗要一有地位，即成爲輿論爭譽的對象。土豪劣紳的奔走衙門，藉以誇耀威嚇鄉人的作風，普遍到整個社會，豈不可笑可憐？這對于眞正的人才是一種諷刺，是一種誣辱，但是便利了若干無聊的人來造成他的社會地位。要社會有眞公道，眞是非，這種風氣一定要糾正的。

（三）多做積極性的批評，厲行檢舉不法的人與事。

現局勢使每個人不滿，自是事實。然而消極性的指摘，於事無補。對于政治上，社會上的錯事，我們要指出來，同時要提改進的辦法。大家能這樣做，將力量累積起來，才能改良政治與社會。以少數人來監督多數人，這是專制政治的作風。一定要以多數人來監督少數人，這才是民主作風。官吏的不法，社會負責人的不法，是大多數人不過問與其有關事務的習慣所養成的。我們要提倡檢舉不法，使不法之人知所畏懼。可是對于挾嫌誣告的壞人，第三者也應檢舉，這樣才能使政府與社會走上有公道，有是非的正軌上去。這也是每一個國民的責任。

四、多做生產工作。

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但是生之者寡，食之者衆，那末國家一定要衰敗。據負責機關的統計，上海從事工商業者祗佔全人口六分之一。那就是說，六分之五是寄生者。就全國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國民是在饑餓線上掙扎，勉强維持生命。這中間除了政治不良的因素外，怠惰不工作更是重要原因。我們希望有智識的人去多做生產的工作。中國必需奠定建設基礎於未來十年之內。我們不能等待神蹟。我們更不能永遠坐洋車去同他國的飛機汽車競賽。當前的經濟危機，更不允許我們再拖過半年。難道我們聽憑命運，不努力去挽救嗎？我們不要你希望我，我希望你。大家的事，大家共同來做。政府固然責無旁貸，人民應當起努力。天助自助者，時機不容我們再拖了。要民主，要建設，那是每一個人的權利，也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本刊創刊號再版
第二期三版
印數不多，補購從速
每冊實售五百元

我從泰興來

朱東潤

泰興是長江北岸擁有五十萬畝耕地，九十七萬民衆的一個不甚著名的縣份。抗戰初起，江陰封鎖的期間，從上海退出的人們，常是取道南通天生港、靖江、泰興，直達泰興縣屬的口岸，改乘輪船退到武漢。有名的黃橋之役，便是政府軍隊和新四軍在縣屬黃橋的血戰，那時的敵人，盤據在縣城裏面，相去祗四十里，但是敵人管不濟雙方的鬥士，雙方的鬥士也顧不到縣城裏的敵人。勝利以後，敵人屈服，縣中的偽軍和新四軍曾經有過一次決鬥。國軍進駐以來，七月十三日，新四軍發動十六團的兵力，猛撲泰興，激起了蘇北大戰，於是泰興底名稱，在一般人底想像中，燃起猩紅的回憶，一切都是以人民底血肉，作爲當前的代價。

本來泰興底地勢太重要了。國都建在南京，省會設在鎮江的時候，浦口、浦鎮、揚州、儀徵，是兩地底屏蔽，都是屯紮重兵，勢在必守的地方，這是軍事學上的堅，但是新四軍屢次要攻，然而決不輕意嘗試的地方。南通不是堅，但是南通底江面太寬了，沒有良好配備的軍隊，不會輕易由南通渡江，即由南通渡江，也不能輕易攻擊江南的要害。可是泰興便不同了，泰興祗是側翼，是瑕，假如新四軍得了泰興，他們可以隨時由泰興的天星橋、龍梢港、馬甸、口岸渡江；可以隨時進窺陸沙、小河、奔牛、常州，可以隨時割斷京滬線，可以隨時和太湖宜興的隊伍取得聯絡。這是兜心底的一拳，無怪他們要聚集重兵，猛撲泰興。可是政府方面對於泰興的認識，似乎不及共產黨來得清楚，在這方面的軍事，當是取的守勢，因此也當處於被動的地位，這是一個最不利的地位。

在七月十三泰興激戰以後，我曾到泰興一次，最近我又去了一次。我所接觸的祗是一部分的地方人士和負責當局，當然談不到嚴密的觀察，可是就憑我所接觸的幾方面，也許我們對於泰興底現狀，可以得到一個大體的概念；而且因爲泰興和一般蘇北各縣有許多共同點，因此我們對於整個的蘇北可以有相當的瞭解。

從鎮江出發，跨上鎮口班小輪，你看到輪船票價從九月初又漲上二分之一。到達口岸，你看到從口岸到泰興城這短短的二十公里的汽車票，要你支付五千元的代價。握着交通工具的資本家，正在加緊勒逼蘇北人民底最後的一口氣，因此蘇北物價不斷地奔騰，造成京滬一帶所沒有的高價；而負責的長江航政局和江蘇建設廳都是熟視無覩，不加以任何有效的制止。這是政治方面給你的第一個印像。

由口岸到泰興城，一路是顛顛簸簸的公路。公路旁邊到處是堡壘，有磚塊砌造的碉堡，有泥土堆成的高壘，也有把高墳挖空，從上面探出對外的砲眼。沿着公路，你看到軍用的電話線，電線桿子有的是瘦不盈握的枯株，有的竟是一寸周圍的竹枝，臨風搖擺，益發顯出地方底不安和人民底凋疲。

走進泰興城，你先看到北門城外一堆一堆的瓦礫，這是從前的商場，然而現在祗是一堆一堆的瓦礫，北門城外如此，南門城外如此，其他各門城外也是如此。城上的城樓，本來很破碎了，現在改建砲樓，歪歪斜斜地矗立在上面。進城以後，到處都是一堆一堆的瓦礫。縣立中學，養濟院、將軍廟，這些公共場所，現在都失蹤了，賸下來的是殘磚破瓦。夫子廟是一縣有名的建築物，規模之大，建築之雄偉古樸，還有那數百年的古柏，蒼翠堅挺，是許多地方的孔廟，無從和牠比擬的，現在都沒有了，磚瓦堆中賸得幾堵斷牆，算是大成殿底故址。慶雲寺是七月十三這一次激戰的中心。當日高達七丈的大殿，現在蕩然無色了，四圍的寮房，更是掃得一乾二淨；在殘破的基址上，當地駐軍建起核心碉堡，鐵絲網砲壘底中間，夾雜了綠蔭底紅牆以及從民間搬去的屏門窗檻，一切顯出又混亂，又匆忙的不調和的心境。

整個的縣城，祗是一座兵營。到處是兵：學校裏是兵，廟宇裏是兵，祠堂裏是兵，民房裏也是兵。在民房裏，門房是兵，廳房是兵，堂屋是兵

，對屋是兵，有時連臥房裏也是兵。老百姓祇住在軍人沒有佔領的角落裏。幸虧軍事長官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以秩序還不太壞，可是到了下級幹部和士兵們，情形便有些兩樣。最不易瞭解的是關於防禦工事的材料，以及一般的供應，不知道是不是該由上級分發，還是該由地方供給。若說由上級分發，那麼始終沒有看到照發；若說該由地方供給，那麼一個百孔千瘡的小縣城，委實供給不了許多。

城裏充滿了國軍，但是鄉間卻充滿了新四軍。泰興底第一大鎮黃橋在他們手裏，沿着靖泰界河的幾個大鎮在他們手裏，通江的港口有好幾個在他們手裏，整個的東北鄉在他們手裏，甚至出城五六里，也有一大部份在他們手裏。儘管國軍收復如皋，收復海安，好像已經截斷他們底後路，但是他們正在加强他們底工作，赤色的縣政府和鄉鎮公所繼續存在，而且加緊地努力。有人說國軍佔有了點和線，而新四軍卻佔有了面，這句話抉出了當地的眞相，何況共產黨也據有了點，同時還不斷地威脅國軍僅存的幾條交通線呢？

共產黨在和政府底鬥爭裏，不斷地指摘政府如何地食言，如何地不顧信用，如何地濫發空頭支票；他們甚至自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政黨。地方民衆看到國軍奉行三民主義的標語，同時再聽到共產黨實行三民主義的口號，這纔是摸不着頭腦。可是在共產黨底作風裏，也確實表現那令出必行的氣勢。最初他們提出減租的口號，地主底田租便不得不減輕；其次是倒租，於是他們便和地主計算要把民國二十九年以後所收的田租，取出不照共產黨規定而浮收的部分完全倒出。這一來，地主們一概破產，走得了的便逃到江南，至少也躲到城裏，走不了的祇有一切遵命。好在小地主都是些自耕農，祇要留得幾畝地，他們總還可以勉强自給。一年以來，四鄉更喊起拆屋分田的呼聲。多餘的房屋是地主階級底象徵，而且萬一國軍到達，每座房屋都會成爲臨時碉堡，於是便實行拆屋，除了生活絕對必需的幾間以外，一概要在限期以內，自動拆卸，這樣你還可以保留一部分的木料和磚瓦，倘或逾期不拆，那就由他們代爲執行，一切都沒收了。分田更是一件重要的定策。本來泰興人多地少，耕地面積太少的農民，久已無力維持極低的生活水準，更談不上供應地主和債主底剝削。現在分田了，除去流亡的地主和農民以外，按人口均攤，聽說在較優的村莊裏，每人分得二畝，其次的也分得一畝五六分。這個當然算不上什麼土地政策，因爲他們底一切計畫，都是祇就一縣着手，必然地還是多寡不均，而且因爲人口繁生底結果，短期以後，必然還需要一個重行分配，總能保持小範圍以內的平衡。可是共產黨管不了這許多，一切祇求眼前的痛快。分田以外，還有分店，這是一個在外間很少聽到的名辭，但是在新四軍支配的幾個鎮市裏，已經切實執行了。分店底辦法，是把店主底資本，存貨和生財傢具，由店員平均分配，大家一走了事。這個當然是一種極幼稚的行爲。商人被打倒了，新的分配機構沒有成立，那時誰來担負這營運的責任，一般的民生豈不是更加痛苦？在共產黨底發祥地，商人照舊存在，偏偏在這民生凋敝的蘇北，實現這個聞所未聞的分店理論，這是爲的什麼？可是他們正在提倡打倒知識階級，而泰興的共產黨基本幹部，知識最高的多半祇是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因此不免倒行逆施，做出這些原始社會的行爲。

從軍隊底數字上，從訓練和裝備上看來，新四軍是無法和國軍比擬的。在陣地戰遭遇戰方面，他們不是國軍底對手；他們擅長的是游擊戰，因此國軍始終駐在幾個據點上，沒有十分把握的時候，決不輕易推進，在軍事進展上，發生很大的限制；可是這個作戰方式，是經過幾次嚴重的教訓，纔算學會，輕易不能放棄的。除了直接作戰以外，共產黨對於對方，憑着他們親交的手段，常時構成最大的威脅。本來新四軍底最大部分是窮苦的農民，而對方底最大部分，何嘗不也是窮苦的農民？貧農和貧農底中間，最容易造成情感底共鳴，一待情感共鳴而後，那還打什麼仗呢？去年九月間新四軍消滅僞軍，就是用的這種戰略。那時僞軍師長蔡鑫元把十九師底部隊，完全收到城裏，聚集了三個月以上的糧草，在泰興城裏巷頭巷腦築了無數的碉堡；他準備和新四軍決戰，但是他也確實認定新四軍無從破城。在新四軍進攻城郊的時候，僞軍長官有些正在開懷打牌，認爲這個不成問題，城頭城下稀疏歷落的槍砲聲，襯着竹牌的聲音，更加來得清越。可是新四軍有新四軍底策略：大部的軍隊留在後面，拚命地嚷着：「殺啊，殺啊，衝啊，衝啊！」近城邊的卻是大隊大隊的鄉下老太婆，她們喊着城上守禦的軍隊「乖乖肉格家去吧！我們是爲着躲公糧纔當兵的，不是來替蔡鑫元拚命打仗的啊！跟媽媽家去吧！新四軍不殺你們，他們是來殺蔡鑫元的啊！」眞的，僞軍的兵士，祇是些躲避公糧的貧農；經不起這一陣

陣的威脅和呼喚，他們終於把槍枝放下，不打仗了：他們一個個地回家，祇賸得蔡鑫元和他底僚屬償還人生底血債。唐人說：「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還鄉。」從前都以爲這是詩人底幻想。現在曉得確實是有這個境界的。

一年以前的故事了，新四軍經過擊退以後，重新回到鄉間，而守衞縣城的，不是那些僞軍，而是從抗戰初起，就和敵人作戰，飽受戰事訓練的軍隊；但是這個老太婆叫城的故事，隨時憧憬到軍事長官底心目之中。他們認爲自己底軍隊，不會遇到同樣的遭際，但是誰能保障一定不會這樣呢！兵士們固然是疆場百戰的健兒，究竟和僞軍的本地兵士不同，不易受到當地的誘惑，但是卽使在這百戰健兒底隊伍中，也會因爲傷亡遷調的關係，補充了不少的當地人士，那嗎萬一有一天老太婆們又喊起「跟媽媽家去吧」，那又怎麼辦！何況卽使隊伍當中沒有泰興的土著，兵士們祇是貧農出身，在貧農和貧農中間，究竟容易引起情感底共鳴！

最易腐蝕中下級幹部心理的還有兩件事。第一，他們時常爲自己底待遇發愁。一位少校決定從此以後祇能度着獨身的生活；一位上尉因爲不够求婚條件，祇得畫着少女底模樣，掛在臥室裏醫眼；一位中校已經結婚，生了一個孩子，但是他時常懷疑自己底收入，是不是還能維持這麼小的一個家庭。他們有時也談到兵士們底生活，一個上等兵底餉項，除開伙食以外，每月淨賸一萬元，一萬元也許還不至於祇値抗戰以前的一元吧，但是卽使不止這樣，又做什麼用！調整調整，到現在祇是一句空話，而且因爲物價隨着貨幣貶値而飛騰，縱使調整實現，立刻又需要再度的調整。官長們惟恐兵士因爲待遇太底而開小差，但是他們自己抱着隨時告退的心理，準備改業另就。其次他們始終不能瞭解政府裏和平談判這一份事。三人小組，五人會議，在他們看起來，簡直是一個謎。他們底邏輯是這樣的：既然政府可以和共產黨公開談判，那麼，共產黨便不是匪，不是亂黨，爲什麼還要他們拿性命和共產黨死拚呢？假如一定要他們和共產黨死拚，那麼共產黨必然是匪，是亂黨，既然如此，爲什麼政府還要和匪談判呢？簡單一點說，他們認旣然談判，就用不到打仗；既然打仗，就用不到談判。他們認爲去年秋冬之間，他們底軍隊就應當調到蘇北，到了蘇北，就應當立刻開仗；他們認爲那時開仗，無論從士氣方面講，或從配備方面講，他們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經過這一年以來，士氣沮喪了；兵士們有時還不免提出問題：打日本人原是該當的，爲什麼又打起中國人呢？這一串的現實，都使得官長們痛苦，眞値得當局底注意。

蘇北的軍勢方面，政府軍隊處於絕對的優勢，然而無情的現實，却把他們麻痺了。他們在可以進攻的時候，不能採取主動的策略，祇能還城固守，望着城頭的砲壘，安慰自己那份沉重的心境。大量的軍隊守在城裏，一任數里之外的新四軍，隨時出動。這樣眞够使得帶兵的官長們痛苦了。

政治方面，更潛伏着狠大的危機。貪汚是一種蠱毒，蠶着各階層底心臟。區區的泰興城，正遇到困苦顚連的日子，但是地方官吏，還認爲是一個曠世難逢的好日。七月十三激戰以前，地方官久認爲不堪供應，無法支持了，應當發的教育經費不發，無須由地方人士負担的供應，强勉地方人士負担；但是這次激戰以後，他報上狠大的損失。眞有這些損失嗎，爲什麼不在激戰以前提出開支？沒有這些損失嗎，那麼這次的陳報，究竟怎麼樣？這是一個狠大的疑問。地方自治人員底情形更壞了，經過這次激戰，根據救濟難民的規定，眞正流離失所的民衆，大口發救濟費五千元，小口發二千五百元，這算是狠小狠小的數字了，但是還有不肖的鎭長從中勒扣，以致發生難民逐鎭長的活劇。在遍地是軍隊，遍地是共產黨的無法供應，無法撲滅的當中，各區區長和鄉鎭長，可算是一條畏途，無人敢來應命了，但是居然有人出來競爭，拉交情，說好話，一切都和承平時一樣，那麼區長和鄉鎭長究竟有些什麼好處，可以引人羨慕呢？最離奇的事是在這進攻新四軍，性命相搏的時候，據說還有負責人在那裏幹些得錢賣放的買賣。這眞是喪心病狂，但是人言嘖嘖，難免事出有因了。

在整個蘇北共產黨遇到一面倒的頹勢之下，泰興的共產黨是無法單獨勝利的，尤其他們那套辣手的作風，根本違反了一般的民意，一時決不易獲取廣大的成功。但是泰興的局勢仍舊是可憂慮的，在工商事業無從推展的今日，當地民衆每人平均祇得一畝五分耕地，這是無法使人維持最低生活的。泰興如此，阜甯、鹽城、東臺、如皋、江都、泰縣、興化、南通、靖江等縣的情形，大體也差不多。這正是長江以北淮水以南的區域，人民有南方人底頭腦，北方人底體魄，同時再加以無法維持最低生活的生活，十幾年以前，有人早就看到這裏是共產黨的溫床，因此卽使眼前的大禍，居然可以彌縫過去，將來的災難，眞是不免使人言之色變了。惟一的希望，祇有政治改進，纔能轉移現在的局勢，穩渡這個驚風駭浪的難關。但是政治方面所能給我們的希望太少了，腐濫的霉菌，一經侵蝕到核心，便難免最後的崩潰！是不是還有最後的解救呢？讓我們在這裏誠懇地祈禱。

再論知行

馮友蘭

我在本刊創刊號上寫過一篇短文『論知行』。尚有未盡之意，茲再論之。

在上篇短文裏，我們說：就道德方面底知說確是知易行難，就技術方面底知說確是知難行易。現在我們要補充說者，即就道德方面底知說，我們可以說，我們亦可以說，知難行易。

所謂知有二義，一是認識，一是了解。就其認識之義說，道德方面底知，是容易有底，而道德方面底行，是不容易有底。王陽明說，人人都有知善知惡底良知。良知之知善知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是當下認識，不待思慮考索。陽明此說，是不錯底。人對於價值，如有認識，都是當下認識，不待思慮考索。如有人不能當下認識，則他無論怎樣思慮考索，他終不能認識。例如人看見一幅圖畫，如果此畫是美底，而他亦認識其美，他是當下即認識。他如不當下認識，即令有美學家，或藝術家批評家，爲之百般講解，他還是不能認識此畫的美。

就這一方面說，可以說知易行難。一個人可以認識一件事的道德價值，但他未必能作此等底事。一個人可以認識一幅畫的美術的價值，但他未必能作此等畫。

但就所謂知的了解之義說，則知又是不容易有底。一個人可以認識一件事的道德價值，亦可以行此等底事，但此等事爲什麽是道德底，他却未必能有了解。比如一個人可以認識一幅畫的美，亦可以作此等底畫，但此等畫爲什麽是美底，他却未必有了解。道德學及美學的用處，就在這一點。道德學可以說明一件善事爲什麽是善，可使我們對於善有了解。美學可以說明一件美的東西爲什麽是美，可使我們對於美有了解。對於善或美底認識，是人人都多少有底，但對於善或美底了解，則不是人人都有底。不但認識善或美底人，不必對於善或美有了解，即能行善事或創作藝術品底人，亦不必對於善或美有了解。

更有些人，雖依其良知覺得有些事辦得妥當，他亦可作他所覺得妥當底事，但他可以不知那些事即有道德底價值。比如有些人覺得有些東西看著順眼，他亦可作他所看著順眼底東西，但他可以不知那些東西即是美底東西。例如民間流行的歌曲，其音節詞意有些都是美底，不過作底人及唱底人或只覺其聽著順耳，而不知這些作品，都有美術底價值。孟子說：『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由仁義行是依照仁義行，行仁義當然亦是依照仁義行，不過不僅只是依照仁義行。於依照仁義的時候，行者不但依照仁義行，而且對於仁義有了解，自覺其是依照仁義行。此是有覺知底依照仁義行，此謂之行仁義。若雖依照仁義行，而對於仁義並無了解，亦不自覺其依照仁義行，則雖依照仁義行，而不能說是行仁義，只可說是由仁義行。中庸說：『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這點意思的一個很好底比喻。

在此方面說，我們亦可說，在道德方面，亦是行易知難。

不過在技術方面，知難行易，所以能知即能行。但在道德方面，雖亦可說知難行易，但却不一定能知即能行。一個人若知一件事如何行，假如他行，他自然能行。但一個人若知一件事應該行，這個應該未必即使他眞正去行。

有有條件底應該，有無條件底應該。例如醫生告訴一個人說，你如果願意保持健康，你應該起居有節。這個應該是有條件底。道德上底應該是無條件底。對於有條底應該，一個人如不顧其條件，則其應該即失其効力。一個人可以告訴醫生說，我不願意保持健康，所以我也不必起居有節。道德上底應該，雖是無條件底，但沒有強迫人以必從底力量。人的欲求是很複雜底，無論他是有條件底，或無條件底應該，他往往明知其是應該，而因有別底牽扯，不能照著應該行。所以古人說：『言之匪艱，行之惟艱』此說與知難行易並無衝突，是可以並存底。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續完）

張東蓀

五　中國之將來

說到此，我們的問題又一轉而為今後中國應如何了。先就軍隊言，以為中國自有歷史以來，軍隊只是為帝王打天下的，從來很少有替民族全體來抵抗外來的侵略者，即偶有之，亦總是戰敗。其故乃是由於替君主打天下的軍隊與替國家拒外寇的軍隊，在性質上必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歷史上的軍隊既是前者，則當然對於後者不能盡其職了。即以此次抗日而論，雖然一大半已走上了後者的路線，可惜仍不免還未達到理想的程度。至於要改革軍制，恐怕必須先解決農民過剩的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當由改革田制入手。今專就軍事而言，今後世界局勢大變，恐怕不容易再有戰爭。社會學家諾維柯(J. Novicow)對於戰爭曾有預言：以為戰爭必是愈來愈厲害。因為愈來愈厲害，遂必致亦愈來愈稀少。最後因為十分困難，遂致不敢輕易發動。證以原子炸彈之新發明，使我們覺得諸氏此種預言實為有理。戰事愈烈，被害愈慘，則發動者必愈有戒心。故我以為今後恐未必再有戰爭。即使有戰爭，以中國現在的軍備而論，又恐怕亦決不足以言單獨抵抗。所以中國今後自國的安全依然建立於國際組織之共同安全保障之上，即仍是托命於國際的安全保障理事會之手。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可以大膽主張中國沒有保留巨額軍隊之必要。換言之，即中國的軍隊既不能單獨作戰以抗侵略者，則其用處即至為有限。不妨澈底裁兵，而改為國民徵兵之義務教育，使每個公民皆有軍事知識。一旦有事即可聽從國際軍隊之指揮與調遣。至於在本國既決定實行民主政治，想從政治上得着一個永絕內戰之道，則決無軍隊分省駐紮之必要。即分軍區亦可不必。至於行政區域，恐怕原有的省似嫌過大，必須重新劃分。這與軍事無關，且不討論。今後必須把軍人的常兵觀念減除。詳言之，即軍人當以其軍事上的學識而見重於社會，不必擁有軍隊。這就是把軍人與軍隊分為兩事。軍人和科學家列入於一類中。使軍人專埋首於研究軍事學，而不必實際率領軍隊。於是軍人便與政治不發生直接關係。因為軍人的地位既和科學家差不多，則決不會隨着政潮而生變化。總之，中國今後必把軍隊的性質完全改變：使其不為任何個人爭地盤與打天下之用，不作擁護某一人某一派的工具。必須如此，中國方能上軌道。這是起碼的要求。

至於說到農民，首先須改革田制。尤其必須把不在田的地主完全廢除。這是所謂耕者有其田。不過這仍只是土地改革之先決問題而已。根本之圖，猶在於用科學方法從事耕種。所謂集體農場正是取其便於施用這些科學的耕種法。所以此後的田制，當以集體耕耘為原則。須知集體耕耘仍可不廢私有，故對於農人自愛護其土地之心亦不致有何搖動。並且土地改革與鄉村自治有密切關係。鄉村所以能自治，必須先去不在田的地主。日人長野朗的研究，中國土地的弊病大半在不在田的地主。佃農的負担過重，鄉村自治的破壞，以及土地的吞併，無不由於這類在城市住的地主。至於在田間的地主則為惡較少。這個實際調查，甚足為我們的主張一大助力。我主張鄉村自治仍酌採中國傳統辦法的「鄉約」的精神。亦就是把教育與政治打成一片。關於這一點，梁漱溟先生頗有所見。不過這種辦法卻只限於鄉村，至於鄉村以上則不適用。就選舉而言，鄉村自治的選舉在性質上可以與其他選舉很不相同。在鄉村可以適用福來特女士所提倡的鄰里組織的辦法（見M. P. Follet The New State）。在中央與省會，以及縣城，這個方法就不能用了。用鄉約的精神把教化與自治合為一件事，則農人與士類便能打成一片，這卻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我在上文已曾提及，必須使士與農合作，與官分離，中國方有開明的前途；因此鄉村自治之重新建立極為重要。

此外我們再說到官。我以為一部中國歷史不管是一部官僚作惡史。中

國到現在爲止，始終沒有形成經濟性質的資本主義。有之，只是政治性質的資本主義。這樣的資本主義和西方的資本主義根本上完全不同。所以不宜稱之爲資本主義。萬不得已，亦只有用一個怪名詞，曰：官僚的資本主義。因爲中國的搾壓階級只是官僚；其搾壓的方法亦只是政治力量。被搾壓的對象最後仍歸到農民。官僚除了使用搾壓外，無法維持其生活。所以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想掀起社會革命以推翻資本家，是最困難的事。同樣在中國，推翻資本家極易，而推翻官僚卻難如上青天。都是由於對生存而掙扎。爲了保全其地位，作殊死鬥，故不易推倒。須知中國的官僚和西方的資本家大不相同。資本家不能搖身一變，而官僚卻可應機而百變。官僚可以加入於革命中，而使革命爲之變質。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官僚。中國之所以不能變爲現代國家，就由於現代國家式的文官制度無法建立。此無法建立之故，就正因有這一大批官僚來作梗。這些官僚並沒有固定的身分。你實行一黨專政，他可鑽入黨中。你實行民主政治，他可以利用選舉。所以此後中國如對於官僚沒有一個極妥當的安頓辦法，前途仍是不容樂觀的。

再其次，就是中國今後與國際之關係了。中國既爲國際安全保障理事會之一分子，則今後必須自已充實其能力，用以澈底担負起來這個責任。不但是中國本身的安全是專靠着這個國際組織，並且還須在這個組織中能充分盡其義務。說雖如此，實際卻不很容易。中國雖有很多的人力，但沒有訓練，依然是無大用處。所以必須由國際組織中關於文化的部分，定立一個統一的計畫，來使中國人得受一定的相當訓練，用以担當這個責任。根據此義，今後的中國必須變爲在國際組織中最能盡職的一個國家。要想在國際中盡職，則必須依照國際所需要的樣式來辦理。換言之，即中國今後必須把自已變爲最合乎國際所需要的那個樣子的一種國家。因此大家要明白：現在還有一些不知大體的人們在那裏高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其實這些呼號只是爲梟雄造機會，而與國家前途並無益處。一個國家的絕對主權在今天的國際組織上已早受了限制。所以今後的中國決不是中國人關了門自已要怎樣便怎樣的了。中國必須依照國際所定的模型以自已造成爲最合乎此模型的。這卽是我所說的中國必須有充分的能力以担當這個國際所規定的義務。能盡這樣的義務，卽立刻本身變爲一個很現代式的國家，這乃是於人有利，同時亦於已有利。我國今後在國際方面的出路必是如此。

以上所言雖不免於拉雜，然卻都是關於中國將來應當如何之一問題。對於這個問題，除了上述各點以外，如要得一總結，則可說：中國必須走上漸進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Socialistic democracy）之途。所謂漸進的，乃是指採用平和手段而言。爲甚麼要主張用平和方法呢。著者研究中國歷史得到了一個教訓。就是任何激烈的改革其後必有反動，是以將改革抵消，使其仍復原位。反而倒是所餘留的影響或能經久一些。故我們可以說：只有平和的改革，其效果比較經久些；愈激烈的改革，其退消亦愈快。恐怕這個原則不限於在中國歷史得之，卽在西洋歷史上亦可以得着。我希望熱心改革的政治家，對於這個教訓，要時時刻刻銘記在心上。至於其緣故可求之於社會學。我名此種倒退作用爲「文化的滯力或惰性」（Cultural inertia）。就是一種文化往往於激烈的改變以後，不知不覺反而自已會退還到原樣，或與原樣差不太多。因爲文化之所以能歷久，正是由於人們的習與性成，在西文謂之 habituation。文化本身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至於習慣之造成，在心理學上，就神經而言，亦自有其說明。本文不欲涉及太廣，請卽從略。總之，由文化的惰性遂使一切改革都有反動力，凡前進愈猛則其後退亦因而愈速。證以中國歷史最爲顯明。秦的統一天下，廢封建而置郡縣，在歷史上可算一個很大的改革了。但不及二世，卽遭覆亡。漢興正代表這個反動的趨勢。王莽託古改制，亦不失爲一個激烈性的改革。其結果反釀成大亂。光武所以能成功，亦就是順着當時反抗改革的潮流。此外，康有爲等變法的主張引起滿清嚴防革命的反動，亦是一個例證。但從反面言之，每一次改革，其本身或終被推翻，但其所留下的殘餘勢力卻可發生很大的作用。以秦朝的廢封建而言，漢雖順着其反動的趨勢，利用之而代興，然卻不能完全恢復封建。卽光武亦有許多的政治施設是沿襲王莽當時之舊制的。可見前進往往反在倒退之中。換言之，卽表面上是倒退了，而暗中卻仍留有其以前的若干前進情形。所以我們應知激烈的改革不是完全無用的。不過我們不能希望其得到百分之百的効力。不妨說前進了百步，必須又倒退六七十步。然而最後卻仍不失爲已進了三四十步。從這一點而論，著者不反對革命，但以爲人類的眞正進步卻不在於

革命。

請接着一言革命。須知革命只是一種過程。有些人主張革命而偏偏革命不起來。有些人怕革命，怕作革命的對象，總是想法子以抵消之。殊不知往往愈想壓制革命，結果反使革命來得愈快。所以在此確有一個所謂主觀與客觀之距離。著者承認革命是有客觀性的。人們對於革命的了解無論如何總是爲其主觀性所限制。所以主觀與客觀之間其距離無法縮至最短，致二者會合於一。既承認有此種距離，則勢必使我們亦得承認革命是不能事前預知的。馬克斯的預言未中，想即由於此故。至於事後，則又變爲歷史家所研究的了。這一些話雖與討論中國之將來沒有直接關係，但却亦可有些間接的幫助。即我們要希望中國有進步，不必以革命爲劃期。不論是政治的革命，抑或是社會的革命，都不足爲眞正的進步。所以革命尙不足作爲劃期之用。例如辛亥革命爲民國成立之紀元，在表面上好像是一個更始的開端。須知這只是俗人的見解而已。而在實際上，民國的情形和前清末年並沒有很顯著的不同。今後中國亦不會再有一個甚麼革命用以劃期，表明另外的進步。所以本人不贊成那些分階段的主張。這種主張是以爲民主革命是現在的事，至於將來尙須有所謂社會革命。就上文所述，當知一切眞正的進步反都在激烈的改革以後，而激烈的改革本身並沒有直接與我們以何等好處。中國今後要希望有進步，不必先尋得一個開始之端；須知隨時隨地都可以開始向前推動。

討論到此，本文亦應得有一個結論。本文目的在論中國之將來，但這個將來却又必須由研究中國之過去而窺得之。即由中國過去是甚麼而推定中國將來必定怎樣。關於中國過去，已述之甚詳了，雖共分多點，然可歸納之，共同以產生現在狀態。由現在而推定將來，有些是雖爲我們所不願意的，但仍沒有方法立刻剪除之；又有些是正合我們所希望的，當然要設法加强其作用。就是依這樣的分析，其中是有可樂觀的，亦有可悲觀的。在這樣的分析上，便可指示我們一條出路。這條出路可以約而言之，是必須澈底實行民主主義。因爲民主主義和中國歷史上的傳統辦法完全相反。如果中國仍走歷史上的老路，則不僅中國永遠不能變爲現代國家，並且中國人亦永久得不着人生幸福。中國要變爲民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因爲這樣的文明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十分可靠的根基。就中尤以治者與被治者之關係一項來說，上文已詳述了，實在是始終立於對峙與相反的地位。須知治者與被治者如果沒有利害一致，不論其爲一部分的，抑或係完全的，則決不能走上民主主義之軌道。所以中國今後要實行民主政治不僅是一個政治上的制度之問題，乃確是涉及全部文化的一個問題。亦不僅是在歷史上另劃一個新紀元的事情，乃必是把中國從歷史的舊軌道中搬出而另外擺在一個新的軌道上。一班人只知高呼一二聲民主以爲就可了事；我則以爲民主二字愈成濫調，則必致離眞正實現民主愈遠。於是我們的問題便爲：要實現民主必須先有一班人而足爲這樣的文明之托命者。倘使中國沒有這樣的人們，則縱有數千百萬的高呼民主者亦必無濟於事。非徒無益，反而有害。我的答案在上文已略吐一二，就是必須把士加以特別訓練，使其與農合作。士與農合作一層，上文既已說過，似無再述之必要。至於特別訓練一層，却須大加注意。因爲以往的教育對於做官與爲士並無分別。於是士所需要的道德完全爲官所需要的那一套勾當所摧了。以致養成許多許多的壞品行。例如取巧、規避、排擠他人（即忌材妒能）等等，乃做官的人從環境的需要上不得不學會的。往往心殊正義而不敢挺身出以主張之。凡事先在心中打一個算盤，看一看是否與我有利，如其不然，便口頭說得天花亂墜，而實際却決不去眞做。所以言行不相符乃是做官的人之唯一祕資，亦正由做官的環境所逼迫而不得不如此。此風一開，幾致中國上流社會沒有人不是這樣的；倘有不然，反被人目爲怪物了。古語謂不誠無物。故士的道德訓練是第一必須誠。惟其是誠，故不求人知。理學家主張「常惺惺」，正是爲此。即「人不知而不慍」是也。不過這個仍是屬於心情一方面，即所謂「道德的情緒」（Moral Sentiment）便是。須知道德行爲如果完全專靠這樣的情緒是不十分固定的。所以必須另有客觀的標準而爲了行爲，不僅在主觀的內心的一方面。我們承認這種情緒之培養是十分重要的，但却不以爲只須有此情緒即一切都够了。至於說到客觀上行爲之標準，則又不能不求諸西方的道德哲學（即倫理學）。因爲西方學者雖亦知道德學不能變爲科學，然總想努力使其爲科學化。雖稍稍近於科學亦覺得比較好些。根據此義，我在此願提出一些主張。我們對於行爲的決定可分幾方面來論。第一是主觀方面，就動機來說，似可仿照英國功利派邊沁（Bentham）的辦法，亦造成一個計算表。邊氏的表名爲「快樂之計算」

（Calculus of pleasures），我們則必須改為「正當行為之計算」（Calculus of righteousness）。可採取奧國學派曼依農（A. V. Meinong）的辦法，先分「為」與「不為」，然後再分「利己」、「不利己」、「利人」、「不利人」、與「損己」、「損人」等等項目，列成一個長表。按表可以決定行為。例如損己而不利人，雖出自願而亦是要不得的。又如利人又利己，則是最可取的。至於利人而損己，亦未嘗不可為，但不可責諸一班的普通人。還有利己而損人，則乃是最要不得的了。這樣的表如果能製造出來，實足以為選擇行為之助。不過這是關於倫理學上的事，言之太長，本文為體裁所限，不能多述。第二是客觀方面，就應付社會上的人來說，必須能預知他人的行為。按照通常的辦法是由於經驗。即一個人如果閱歷甚多且廣，則應付各方必可裕如，不過這樣是沒有科學的根據。故我主張應當建立所謂性格學。但向來性格學是屬於心理學範圍，至多亦不過是在社會心理學中。我則以為必須使其純屬於社會學。把個人的行為從社會的多種因素來加以預測，而尋到一個客觀的基礎。這樣並不是把心理的因素拋開了，乃正是採取綜合的態度。總之，舊式講道德，講修養，只注重於情緒，想由情緒而得一個意志的鍛鍊。這雖很好，卻並不够用。倘能再加上以科學的倫理學，則兩全其美了。因此我主張以士階級來負担這個維持道德之責任。因為士人本身的道德是由於自願的，即所謂「自律的」是也。自律的一辭是指自己立一個規則用以拘束自己，同時這個規則又可為人人所使用。這種自己拘束自己的發願心，不可求之於普通的俗人。故一班的常人之道德標準是由他人代立的。一個社會不能完全都由這些常人組織之。此即士之所以為不可缺的一種人了。而況今後中國真要實行民主政治，更是離不了選舉制度。須知選舉制度是一個需要有道德條件的制度。如果道德上某種條件不具備，則選舉制度必生困難。所以我以為中國施行選舉制度之困難，並不完全在於不識字的人太多，而亦確在於有所謂官僚階級之存在。在上文已說過，官與地主、巨商以外，洋行買辦是一個階級。這個階級乃是民主主義之障害。有人問我：何以中國的漢奸特別多？我以為唯一的答案：是由於社會組織使然。即他們的生活根據只是做官；除了做官以外無法另外得到生活。所以為了生活只得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得去做官。這個情形卻與民主的社會根本上相反。民主的定義，我在「思想與社會」一書中已說過，乃是人們自己治理自己之一種制度。在此制度中，每一個人是治者，同時又是被治者。所以治者與被治者既是同一人，決不能為兩定的兩個階級。倘使有一批人們永遠為治者，生活完全寄託在這個上面，則民主政治即無由建立。故中國今後要建立民主主義，必須首先排除這個障害。而排除這個障害並不容易。因為必須經過一種革命，不拘是流血的，抑或是不流血的。而這種革命又必須由於先有一些人負担起這樣的使命。換言之，即革命必須有革命者，只有被革命的對象是不行的。官僚階級是革命的對象，不必說了，但誰能起來作此革命呢？我的答案依然是士與農民。在上文已提到了，中國歷史本富於革命，故革命在中國不算一件稀奇的事。並且往往一度革命以後，其情形並不與革命以前有何大異。這乃是由於革命儘管時時而起，但官僚階級之存在與政治性的搾壓卻始終未變。可見今後的問題不在有無革命。如果像以往的樣子，縱使再有幾度的革命亦無濟於事。所以我說排除官僚與變更政治性的搾壓與剝削是一件很難的事了。

述到此，所說的大約已完。關於中國之過去與將來，至少我希望讀者可以得到一個輪廓。這個輪廓雖只可算是著者一人的獨自見解，然卻亦有若干部分已成為人人所必具的常識了。希望讀者至少一口氣看完，不可斷章取義。

（完）

本刊修正訂閱辦法

一、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及航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優待，款盡通知續定。

二、本埠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外埠在十月底以前，仍照原定辦法優待（先付五千元者八折，先付一萬元者七折），概以郵戳為憑。

牛郎織女

戴文賽

牛郎織女是我國最有名的一個民間傳說，是我國人最熟識的關於星的故事（Starlore）。這個故事是誰最先說出來的，甚麼時候才開始在民間流傳——這兩個問題不曉得已經有人考證出來沒有。南北朝時代寫成的『荆楚歲時記』裏頭有下面這一段：『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紝。天帝怒，責令歸河東。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

關於織女，古書裏還有幾處提到她。後漢書天文志：『織女，天之眞女。』史記：『織女，天女孫之。』晉書天文志：『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焦林大斗記：『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天河就是我們在夜裏所看到的那條橫貫天空的光帶；我國古人也叫它做『銀漢』，『星河』，『天杭』，『銀潢』，『明河』，『高寒』等等。現在天文家叫它『銀河』。織女星在銀河的東邊，它的西名是Vega。從前我國人把天空分做二十八宿和三垣。現在全世界的天文家公定把天空分做八十八個『星座』。織女星是天琴座（Lyra）裏頭最亮的恒星。附近銀河裏有五個幾乎一樣亮的恒星排成十字架的形狀，那五個星屬天鵝座（Cygnus）。銀河的西邊稍爲南一點有三個星排得很近，中間那一個比較亮些。亮一些那個星就是牛郎星，也叫牽牛星，還有人叫它『河鼓』，『何鼓』，『黃姑』，西名叫Altair。牛郎是天鷹座（Aquila）裏頭最亮的恒星。它和兩旁那兩個亮度小一點的星有時候被人合起來稱爲『扁担星』。據傳說旁邊那兩個星是牛郎和織女所生的孩子。天鵝在銀河裏飄游，河畔有一位姑娘在織布，對岸有一個牧人帶着兩個小孩子在放牛。這是多麼美麗的一幅圖畫。

宋代詞人秦觀也被牛郎織女這個悲裏帶樂樂裏帶悲的故事激動了文思；他把這可歌可泣的故事的意境用長短句很巧妙地表達出來。『鵲橋仙』是一切詞裏最美麗的一首。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從前許多中國人相信牛郎和織女眞地在七夕的時候渡河相會一次。那一夜婦女們都穿針乞巧，又以瓜果祀織女星。這個故事也常被採用做戲劇的資料。平劇和各地的歌劇多半有『牛郎織女』這齣戲，也有一部電影名叫『牛郎織女』。最近新進劇作家吳祖光也把這個故事編爲話劇。今年四月六日作者在昆明看到這個話劇。

在戲劇裏，牛郎是一個農村裏放牛的孩子。他不肯幫哥哥種田，不肯幫嫂嫂車水，不肯幫媽媽做家裏的瑣事。牛郎只是貪玩，只愛作奇怪的幻想。他的最好的朋友就是他所看守的老牛。有一晚他在夢幻中看到天上的仙境。他便牽着老牛動身到天上去。同時在天上有一位織女却想要下凡來享受人間的溫暖。王母娘娘可憐織女的孤寂，便差遣金童玉女和喜鵲把織女帶到天涯海角去和牛郎相會。金風玉露一相逢，眞是勝却人間無數。一對愛侶被送上九宵雲外度蜜月去了。

牛郎遊遍了天上的勝境。日子一久，也便覺得平淡無奇了。織女得繼續紡織雲錦天衣，不能老陪着他。牛郎越來越感覺無聊，又從金童得知家裏的人日夕在盼望他回去，便把回家的意念告訴織女。織女決心和他同到地上去享受那可愛的春天。可惜事機不密，給西王母曉得了。她趕來用玉簪劃成銀河一道，把牛郎和織女隔開，只答應每年七夕遣喜鵲結成天橋，使他們渡河相會一次。牛郎回到人間，很高興地再看到母親哥哥嫂嫂。從此他不再偷懶，不再作無謂的幻想；天天努力勞作。他覺悟了在現實的生活裏也可以創造出美麗來。他體到泥土的香味了；他洞悉生存的意義了。他唯一的惋惜就是所愛的織女不能也到地上來和他一起勞作，一起享受人間的溫暖。不過每年七夕還可以相會一次，那已經比永別好多了。

話劇裏插着幾首歌曲，其中的一首是俞鵬所

作的『鵲橋會』：

『誰知道天長地久何時了？
誰知道離恨年年有多少？
度盡了長歲，好難得這七夕良宵；
却又是無限悲愁相逢在鵲橋。
夢長夜短總是多情惱。
見東山晨星已現，天將曉。
可奈何喜鵲頻嘆，催人分道。
只好待明年的七夕快快的來到。』

一直到今天，我國還有好些人眞地相信牛女兩星每年七夕渡河相會一次，許多婦女還在那一夜向織女乞巧。很可惜，科學告訴我們：牛郎織女這個故事並不是眞的，它只是一個富有詩意的神話而已。近年來天文學的進步使我們對這兩個恒星，和其他的恒星，和銀河，都認識得比從前清楚得多。銀河並不是一條河，銀河裏並沒有水也沒有橋。它是很多恒星和星雲的集合，用大望遠鏡就可以看出來。牛女兩星雖然不是絕對地『恒』，每逢七夕並不向對方移動絲毫，當然更談不到『渡河』。每年七夕，還是一在河之東，一在河之西，彼此都在望河興嘆。科學的進步竟打碎了他們的美夢，這使作者想起曹雪芹替太虛幻境的牌坊所作的對聯：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恒星的『恒』字只是和行星的『行』字相對而言。實際上天上沒有一個星是絕對地『恒』；每個星都在動，動多動少而已。牛郎星每年在天球上移動〇·六五九秒角度；此外，每秒鐘還以二十公里（每一時七萬二千公里）的速度離開太陽系往外跑。所以牛郎星在空間的速度比地上最快的飛機還快差不多一百倍。織女動得慢一點，不過在女子百米比賽裏還是可以得冠軍。她每年在天球上移動〇·三四八秒，每秒鐘以十四公里的速度離開太陽系往外跑。

牛郎和織女都比太陽大得多亮得多。爲甚麼看起來只是兩小點的光呢？那是因爲這兩個恒星比太陽遠得多。牛郎的光度比太陽大七·七倍，直徑大三成，質量大差不多七成。織女的光度等於太陽的五十二倍，直徑等於太陽直徑的二·一倍，質量差不多等於太陽的三倍。所以織女比牛郎大，比牛郎亮，比牛郎重，算來還是牛郎的大姐姐。牛郎的距離等於一百四十八萬萬萬公里，比太陽遠九十八萬倍，織女的距離等於二百五十五萬萬萬公里，比太陽遠一百七十萬倍。織女比牛郎大好些亮好些，同時又遠好些，所以由我們看起來，兩個星才差不多一樣亮。光從牛郎星來到我們的眼裏需要十五年八個月的時間，從織女星來需要二十六年十一個月的時間；所以兩個星相距也有十二光年那麽遠。無線電波的速度和光一樣，假使牛郎想打一個無線電報給織女，得等二十四年才有收到回電的可能！

西方關於星的故事比我國多；幾個最有名的故事都是從希臘神話取出來的。有人說天上的星是數不完的。實際上肉眼所能看到的恒星是數得完的，而且數目並不太大。眼力好的人，不靠望遠鏡幫忙，最多也只能看到六千五百個星。任何時候我們只能看到天空的一半，太近地平的部分又常被山邱樹木房屋所遮蔽，被空氣吸收影響；因此一個人同時最多只能看到三千個星。用大望鏡則可以看到好幾萬萬個星。望遠鏡造得越大越好，照相技術越發達，所能數到的星越多。所以星到現在還沒有數完，也許有一天可以數完。

恒星在大小，光度，溫度，顏色和些別的方面相差都很大，質量却差得不很多。五十年來天文家把許多恒星分門別類，好比生物學家把動物植物分門別類。

最近科學家證明出來日光和星光都是從原子能來的。因此，牛郎和織女這兩個星也可以說是兩個非常大的原子彈。它們把肚子裏頭的原子能變成光線發射出來。人類在欣賞它們的燦爛的光輝的時候，竟幻想出一個哀豔動人的故事來。美國西部有許多 Cowboy stories；我們中國這個『牛郎故事』比它們美得多。童話和神仙故事並無須因物質文明的進步而被消滅。它們可以提高少年人的幻想力，可以做成年的人工餘的消遣物，又可以當各種藝術的原料。中國的牛郎織女可以和希臘的奧德賽，金羊毛，德國的 Gemelhausen，居貝倫指環，英國的辛德列拉（Cinderella），美國的白雪公主這些故事並列。每年七夕，大家不妨繼續提出牛郎織女這個故事來談：一方面欣賞這富有詩意的神話，一方面也可藉機會提倡科學，使一般人注意到科學家替我們所發現的許多關於星的新智識。

一九四六·九·十一。

觀察通信版

抗戰業已結束·時代轉入新頁

西南聯大·任務完成·化整為零

——民主傳統·寬容精神·北大清華南開合作九年 分返平津·重建學府·負起領導青年思想重任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昆明通信）九年來由北京、清華、南開三大學聯合組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已於七月底『壽終正寢』了。到八月底，所有留昆的負責人和三校的教授都離開了這四時皆春的山地，回到北方平原的古城，去分別重建北京、清華、和南開三個學府了。

在抗戰的期間，以『聯合』為名的大學為數不少，但大都是『聯而不合』，不到幾年便不歡而散。只有由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組織而成的西南聯大，能維持到九年之久，並且在這九年間樹立了最深厚的友誼，和奠定了長期合作的基礎。西南聯大所以能夠合作，不能不歸功於教授先生的高超的德行，三校傳統上的寬容的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長。

有派系而無派系之爭

在一般的學校中，不斷地鬧派系之爭，但西南聯大是很少有派系之爭的。這並不是說西南聯大沒有派系。在聯大，正如在任何學校一樣，教授們因政治、思想、年齡、工作、學科種種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團體。但這些派系都不在學校行政上有甚麼爭奪。因為聯大的教授大都是學有專才，他們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沒有空閒去管學校行政，因此就更不會有甚麼系別之爭了。當然，凡是學校行政上發生了甚麼錯誤的措施，總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評，務必做到錯誤被糾正過來。由於他們的學問，由於他們的道德，他們的意見雖有不同，但他們總是合作去為學術而努力的。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諧

他們所以能在一起合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的容忍精神。大家常稱聯大是『民主堡壘』或『自由堡壘』，容忍主義或寬容精神是這個『堡壘』的中心精神。因為如果沒有容忍精神，則少數不肯服從多數，多數不肯尊重少數，那就只有黨爭和暴政而不會有民主與自由的。北大、清華、和南開都以寬容精神見稱。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時，可以有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國民黨人等革命分子，也可以有保皇分子。正因有這種寬容精神才能夠『教授治校』。例如清華，則重要的問題是由評議會決定，而評議會則有過半數的評議員是由教授選舉出來的。記者認為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學校，才能三校聯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黨各派·兼收並蓄

聯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現，就是它包容了各黨各派的教授與學生。記者雖然不能完全指出誰是那一黨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說在聯大之下，有共產黨、第三黨、民主同盟、民主社會黨、中立派、國民黨、三青團、和國家主義等黨派的教授與學生。教授方面：在屬於左派政黨的教授中，有聞一多和曾昭掄等先生；在民主社會黨中，有潘光旦和費孝通等先生；沒有黨派而批評政府的有張奚若和陳序經等先生；比較中立而對政治常有意見的有陳岱孫和王贛愚等先生；在經濟問題方面批評政府的有伍啟元楊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屬於國民黨批評派的，有周炳琳楊振聲等先生；國民黨開明分子有馮友蘭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團的有姚從吾和陳雪

屏等先生；……。在聯大這許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聯大是沒有頑固派的分子。不過如果有極左右的人，聯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這才是一個眞正的『民主堡壘』，眞正的『自由堡壘』。這才可以使許多人在一起而沒有糾紛。

三校校長·分工合作

當然，聯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長的功績也不少。這三位校長是採分工合作的辦法。南開張校長總是在重慶代表學校向陪都交涉。北大蔣校長則負責所有對外的事宜。清華梅校長則負責校內事務。他們三位的感情是十分好，這就替學校散播了和諧的空氣。

在駱整九年的合作中，這三個北方的最高學府在西南角上替戰時中國造就了不少的人才。它在雲南文化留下了一些不可埋沒的功績。就是在聯大『化整爲零』，全部北遷的今日，它還留下一個『國立西南師範學院』在昆明，由忠厚長者的查良釗出任院長，南開清華北大等校都派有教授（如蔡維藩、胡毅、許楨陽等）留在該院，使三校與昆明的關係能夠沒有中斷。

復員後北大資本最足

現在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校都準備於雙十節在平津開學了。分家後的三校，以北大的資本最充足，問題最簡單。北大現有了一個新校長（胡適之先生），而在行政方面幫助這個新校長的有傅斯年、周炳琳、湯錫予、鄭天挺、陳雪屏等先生。北大教授的陣容很整齊。理學院中如化學系曾昭掄、物理系吳大猷、數學系許寶騄及其他各先生，法學院中如法律系的燕樹棠、政治系的錢端升、經濟系的趙廉澄、楊西孟及其他各先生，都是知名之士。此外其他學院也有很好的陣容。北大最幸運的事是它的校產不只在戰爭中沒有被破壞，而且大有增加，此外它也接收了不少的房產。它的圖書也因僞北大的關係而大爲增加。同時北大教授中，左右之爭也不嚴重。

清華所受的損失最重

清華在物質上的損失便遠較北大爲嚴重。『水木清華』的清華園，在戰時受日本人的佔據，在戰後受接收人員的佔據，已破壞到不成樣子。房屋的架子雖仍然存在，但內部已破壞不堪（沒有一間房子是完整的），而且傢俱圖書等等都差不多已全部損失了。現在清華在物質方面除了不很大的基金外，實在是十分困難。但在精神方面，清華還是十分活躍的。教授中前進的分子很多。我們相信在北平清華園一帶將是中國激進思想的集中地。那裏國立的清華和私立的燕京，都充滿了批評的傳統和前進的人物。雖然有人曾經慮因此清華曾有左右之爭，但一方面由於清華沒有極右的人物，一方面由於清華傳統的容忍精神，我們相信清華不會因政治的紛爭而缺乏安定的。清華最大（也是現在唯一）的資產就是它的教授。它的工學院是與交通大學齊名的，它正在要創辦農學院。在理學院方面，由前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先生担任院長，陣容極强，教授包括吳有訓（在假）、華羅庚、陳楨、張印堂、高崇熙：……等權威學者。在法學院方面，由陳總先生担任院長，陣容包括張奚若、吳澤霖、潘光旦、伍啓元、費孝通、戴世光、陳達、趙鳳喈、邵循恪、……等先生。在文學院方面，原由馮友蘭先生担任院長，現由雷海宗先生代理，陣容包括陳寅恪、聞一多（已故）、金岳霖、朱自清、劉崇鋐、陳福田、吳晗、王信忠、孫毓棠……等先生。此外據說還聘了不少的新教授。從這個教授的陣容看來，清華的前途是光明的。清華在曾服務該校近三十年的校長梅先生領導之下，將會克服一切困難的。

中國不亡·南開永生

北大和清華都在北平，南開則在天津。南開的校舍雖損失極大，但南開在張校長之下是很有辦法的。『有中國則有南開』，這是最高當局曾當面答應過張校長的。南開以經濟學院和數學系最負盛名。在黃鈺生、陳序經、姜亮夫、……………等先生主持之下，南開將永與北京清華兩校鼎足而三，成爲北方三個最高學府的。

徵求通信

本刊徵求重慶、成都、西安、迪化、貴陽、昆明、桂林、長沙、漢口、青島、濟南、瀋陽、長春、廣州各地通信。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閱本刊以前各期的「觀察通信」。刊後致酬千字四千元至六千元。

學府權勢·炙手可熱

中大「解聘」教授別記

楊晦·盧峻·林本等五十餘人未被續聘 艾偉·樓光來·沈剛伯等多人先後他去 吳有訓一年三辭·學生要求敞開大門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自從九月十一日上海大公報發表了中大被解聘教授林本致中大校長吳有訓氏的公開信以後，京滬各報均先後爲文評論，中大校方對此亦甚震動。

中大此次解聘教授頗多。據悉：中國文學系有楊晦、陳白塵、盧冀野、唐圭璋、王玉章、吳組湘六教授。法律系有盧峻、何襄明、于望德三教授。教育系有林本、吳世瑞二教授。師範學院有劉簡教授。歷史學系有許紹光教授等。解聘的原因各有不同，楊晦、陳白塵、吳組湘三人之被解聘，據說與他們平日同情「民主運動」有關。其中吳組湘在重慶時，校方卽欲解聘，當爲同學反對，遂作罷論。此次吳氏應馮玉祥之邀，赴美考察，校方卽藉此解聘。其他教授之被解聘，校方之理由爲「緊縮名額」。

被解聘之教授中，頗有不少爲同學所歡迎愛戴者。卽以楊晦、林本二氏爲例：楊氏在大一教「現代文」，上課時，聽講同學擁擠，無座位者每在教室後面或窗口站立，曾有某壁報將此種情況以「上現代文」爲題表現於一漫畫中，其爲學生歡迎愛戴之程度亦可想見。楊氏被解聘後，最初有中文系學生代表再三挽留，接着有留校學生百五十餘人的集體簽名。校方對此未允考慮，遂無絲毫結果。教育系學生亦欲挽留林本教授，但見中文系學生挽留楊晦教授之無效。遂感不必「多此一舉」。

早在九月十日，重慶世界日報就以中大解聘教授事爲實例，痛論大學之墮落，其言有曰：「……修復京校和包辦復員都成了利益集團的活動中心，利益集團既然把握住了利益，於是權勢炙手可熱，在南京展開大規模的伐異工作，凡是非本校畢業的客人，就算是有二十年的在校歷史，就算吃了八年抗戰的艱苦，都在被刷之列，而且就算是本校畢業，也要看那一年那一段那一系和與「客人」之是否有好感，如果有觸這些「學府大爺」之忌的，也是一概刷光了事。就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心理學界的權威，二十年的老教授艾偉憤而辭職了，他所手創的學科心理實驗班，也被某些「木戳子」教授代表議決合併了，甚而至於全國所景仰的國學大師胡小石先生和教育學前輩常導之教授也曾被人罵做不值一錢，其餘的一些苦幹進步的教授也被迫或氣走了。』這段文字可爲中大解聘教授事下一註脚。據記者所悉，艾偉教授確因不滿中大辭職他去，他並且要他的在中大肄業的公子離開中大，降級去投考金陵大學的新生。（現已錄取）。其他離開中大他去之教授，爲數亦多：中文系張世祿教授因難安於位，遂未隨校復員來京。外文系俞大綱俞大縝二教授已去清華北大。歷史系沈剛伯教授已應北大之聘。文學院長樓光來謂本年赴青島休養，實則已應山東大學之聘擔任文學院長一職。工學院長劉敦楨氏亦離職他去，至今乏人繼任。

自林本氏刊出其公開信後，中大解聘教授事始爲外間所重視。大公中央二報記者曾分訪中大校長吳有訓，以獲悉解聘教授的詳情，但兩次吳氏均未出面，由某主任祕書接見，就停聘教授事有所解釋，謂林本等氏，絕非解聘，乃爲約滿不再續聘而已。又謂本期有若干系歸併，奉教部令緊縮，故被裁教職員達五十名左右。

中大校長吳有訓氏，至今未對林本氏公開信有所表示，亦避免直接接見新聞記者。據記者所悉，吳氏今日雖爲中大校長，所處地位則頗爲困難

。校內一切行政。悉由五人會議決定，（此五人卽包括總務長，教務長，訓導長，祕書長，及某教授）吳氏無力過問。吳氏所決定者，苟五人會議不表贊同，吳氏亦莫可如何，因校內一切行政事宜，非經教務、總務、訓導三處之同意，無法推動。此次解聘教授，吳氏實未參預其個人意見，苟不明吳氏之處境困難者，或不免對吳氏有所批評。

吳有訓氏以一純粹學者來長中大，凡關心教育前途者，莫不以此爲中大慶幸。因中大近年以來，長校者多與政治發生密切關聯，政治與黨化影響教育，學術自由遂遭摧殘。自吳氏來長中大，咸望彼能有所改革，以期成爲一學術自由之最高學府。但吳氏長校甫及一年，而表示辭職已達三次。今年「一二五」學生運動後，吳氏因不堪外力壓迫，憤而辭職，卒爲全校師生所挽留。接着學校復員，吳氏以任務繁重，難予推動，再度表示辭職，亦未獲教部允准。復員來京以後，中大發生此不幸之解聘教授事件，吳氏身爲校長，自不免爲人指責，吳氏因不堪內外之壓迫，三度表示辭職。從吳氏長校一年辭職三次的情形觀察，可見吳氏處境之困難與「學者治校」的悲哀了。

吳氏的辭職是否可能呢？據記者分析，殆爲不可能之事，首先，吳氏爲中大同學所歡迎愛戴，這是一股龐大的支持力量。其次，吳氏辭職以後，究竟誰來繼任，乃爲最大問題，苟人選不當，學生不表歡迎，勢將引起學潮，故教部爲了人選的困難，不會允准吳氏辭職；再次，吳氏得中大全體教授擁護，卽使是現在控制學校行政的五人會議，也不能不表示擁護吳氏以爲掩飾，在此種情況之下，除非吳氏不顧一切堅決離去，否則他的辭職使無可能；吳氏是否堅決離去，這就要看他自己的態度了。

中大一具有五年歷史之太公壁報，最近一期曾以社論評論解聘教授事件，於此可獲知中大同學對此事所持態度：『我們知道，所謂名額云云，契約云云，都是太不眞實的遁詞。首先本期有若干系歸併一語就絕非事實，而部令緊縮也就值得懷疑了，…………不論解聘也好，停聘也好，只要是依於宗派門戶之見，名雖不同，而其爲虐政則一』。

『我們愛學校比愛自己的身心還甚，我們呼籲必須擊破中大的藩籬，擊破自私的關門主義，擊破外力強姦性的壓迫，中大之門本來就不夠開宏，難道還要逐漸緊閉，悶死我們這一羣年青的生命嗎？敞開呀，中大之門！』這是中大同學的呼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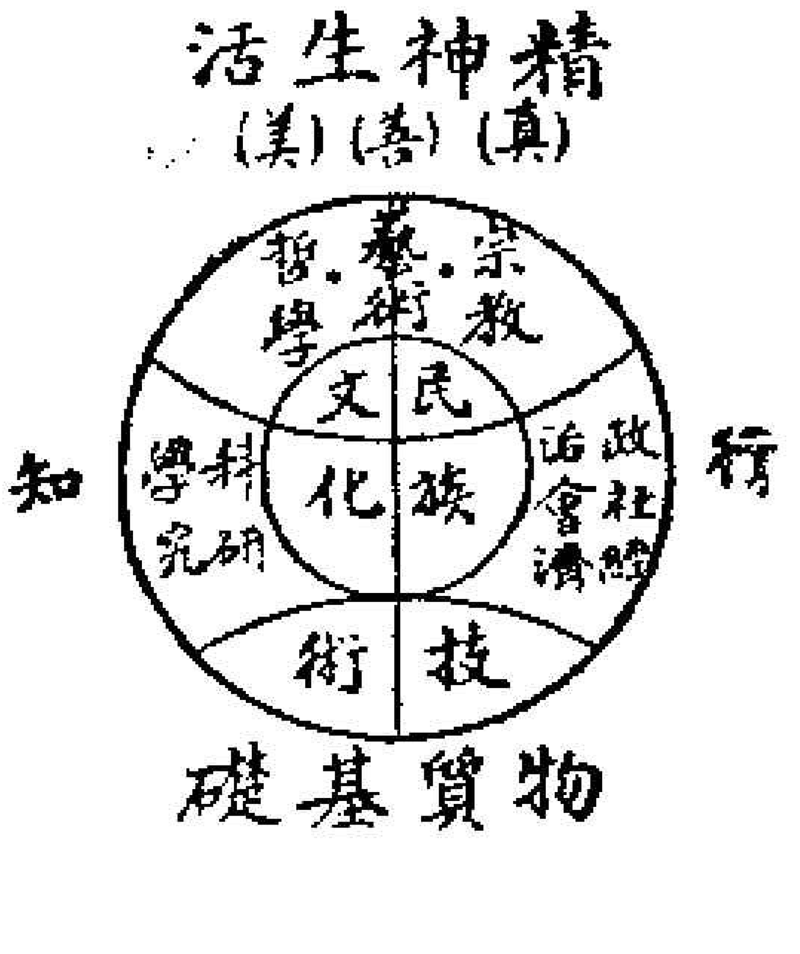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論文藝底空靈與充實

宗白華

周濟（止庵）「宋四家詞選」裏論作詞云：「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孟子曰：「充實之謂美」。

從這兩段話裏可以建立一個文藝理論，試一述之。先看文藝是什麼？畫下左面一個圖來說明：



一切生活部門都有技術方面，想脫離苦海求出世間法的宗教家，當他修行證果的時候，也要有程序，步驟，技術，何況物質生活方面的事件？技術直接處理和活動的範圍是物質界。它的成績是物質文明，經濟建築在生產技術的上面，社會和政治又建築在經濟上面。然經濟生產有待於社會的合作和組織，社會的推動和指導有待於政治力量。政治支配着社會，調整着經濟，能主動，不必盡為被動的。這因果作用是相互的。政與教又是並肩而行，領導着全體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古代政教合一，政治的領袖往往同時是大教主大祭師。現代政治必須有主義做基礎，主義是現代人的宇宙觀和宗教。然而信仰已經是精神方面的事，從物質界事務界伸進精神界了。

人之異於禽獸者有理性，有智慧，他是知行並重的動物。知識研究底系統化，成科學。綜合科學知識和人生智慧建立宇宙觀人生觀，就是哲學。

哲學求真，宗教求善，介乎二者之間表達我們情緒中的深境和實現人格底諧和的是「美」。文學藝術是實現「美」的。文藝從它左鄰「宗教」獲得深厚熱情底灌溉，文學藝術和宗教攜手了數千年，世界最偉大的建築雕塑和音樂多是宗教的。第一流的文學作品也基於偉大的宗教熱情。「神曲」代表着中古的基督教。「浮士德」代表着近代人生底信仰。

文藝從它的右鄰「哲學」獲得深雋的人生智慧，宇宙觀念，使它能執行「人生批評」和「人生啟示」底任務。

藝術是一種技術，古代藝術家本就是技術家（手工藝的大匠）。現代及將來的藝術也應該特重技術。然而他們的技術不只是服務於人生（像工藝），而是表現着人生，流露着情感個性，和人格的。

生命的境界廣大，包括着經濟政治社會宗教科學哲學。這一切都能反映在文藝裏。然而文藝不只是一面鏡子，映射着世界，且是一個獨立的自足的形相創造。它憑着韻律，節奏，形式的和諧，彩色的配合，成立一個自己的有情有相的小宇宙；這宇宙是圓滿的自足的，而內部一切都是必然性的，因此是美的。

文藝站在宗教和哲學旁邊能並立而無愧。它的根基卻深深地植在時代的技術階段，和社會政治底意識上面，它要有土腥氣，要有時代的血肉，縱然它的頭須伸進精神底光明的高超的天空，指示着生命的真諦，宇宙底奧境。

文藝境界底廣大，和人生同其廣大；它的深邃和人生同其深邃，這是多麼豐富，充實？孟子曰：「充實之謂美」，這話當作如是觀。

然而它又需超凡入聖，獨立於萬象之表，憑它獨創的形相，範鑄一個世界，冰清玉潔，脫盡塵滓，這又是何等的空靈？

空靈和充實是藝術精神底兩元，先談空靈！

（一）空靈

藝術心靈底誕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剎那。美學上所謂「靜照」。靜照的起點在於空諸一切，心無罣礙，和世務暫時絕緣。這時一點覺心，靜觀萬象，萬象如在鏡中，光明瑩潔，而各得其所，呈現着它們各自的充實的內生命，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這自得的，自由的各個生命在靜默裏吐露光輝。蘇東坡詩云：

「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

王羲之云：「在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遊。」空明的覺心，容納着萬境，萬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人的性靈。所以周濟說：「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靈氣往來是物象呈現着靈魂

生命的時候，是美感誕生的時候。

所以美感的養成在於能空，對物象造成距離，使自己不沾不滯，物象得以孤立絕緣，自成境界：舞台的簾幕，圖畫的框廓，雕像的石座，建築的台階欄干，詩的節奏韻脚，從窗戶看山水，黑夜籠罩下的燈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距離化，間隔化條件下誕生的美景。

李方叔詞「虞美人」過拍云：「好風如扇雨如簾，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

李商隱詞：「畫簷簪柳碧如城，一簾風雨裏，過清明」。

風風雨雨也是造成間隔化的好條件，一片煙水迷離的景象是詩境，是畫意。

中國畫堂的簾幕是造成深靜的詞境底重要因素，所以詞中常愛提到。韓持國的詞句：

「燕子漸歸春悄，簾幕垂清曉」。

况周頤評之曰：「境至靜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靜而見深」。

董其昌曰：「撇燭下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他們懂得「隔」字在美感上的重要。然而這還是倚靠外界物質條件造成的「隔」。更重要的還是心靈內部方面的「空」。司空圖「詩品」裏形容藝術的心靈當如「空潭寫春，古鏡照神」，形容藝術人格爲「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神出古異，淡不可收。藝術的造詣當「遇之匪深，即之愈稀」，「遇之自天，冷然希音」。

精神的淡泊，是藝術空靈化的基本條件。歐陽修說得最好，「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家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動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蕭條淡泊，閑和嚴靜是藝術人格的心襟氣象。這心襟，這氣象能令人「事外有遠致」，藝術上的神韻油然而生。陶淵明所愛的「素心人」，指的是這境界，而他的一首「飲酒」詩更能表出詩人這方面的精神形態：

[illegible]

（二）充實

[illegible]

[illegible]

古城夕照

蔡壬侯

馬最 聚年神大和那代裏"為着└ 平的涼一的
對詩 。一氣樵這御帝雜黑風，到 巳藍氣個荷
雖許這 我，吐花皇生的宮牙我色浸個花園
在 裏 皇似着道園的着城所牆山順是又着迹，和
附地是 和遂黯上中傳 磚剝 白着伏深皮蓬巳園
近方北 明略然林 都草，蝕紅邊一天又綃，經尾
，不半 └數語立老，，護，色道紫了遠，夕結明
但柏城 的着穆着柏惟這城護大上禁。，天陽把池
是油內 景當的的，有古河出午走城 北上裏了裏

負生偶記（三）

。語也相嗪而盡林 玉何相詞
阿道。見經選 呼夢以傳集
檢看骨，，入納妹嫁入稱郎└鵬
記，中被納宮閣云嫁宮滸為云圖
。余所固揭。為云，殿湘納：跋
└證云不像納表。侍，妃閩一胡
又得蓋知為蘭見蘂者見子成紅氏
唯之前納入念林玉稍蘂？德樓一
我 此傷蝴之，不此玉第。夢簿
跋道。之嘛，曾知王非又蘂中松
云希此化俗曾 何者人 王之山
：之語裝，因婚許 世云未 房
一影迫而入宮納人，服：嫁玉欲
余云希入 中，？非，賓，，水

均者語有所鵬是經深本。刪一，時。女，同往
未，，所有圖其有疑 書改 檢高某備榮，等
可用得悲，一甚相以當值進而書廟 ， 事見
戳心苦忘知欽，俗為時四是去籍臨記齊審跡一
信深說，飲水必語一英言；。，幸敢錄結較石
。突 否，集刪，石 部 某得滿具，局多頗
。叢 蘂└ 改某 殿，廟 一人刪蘂，於記
└可巳論跋而又記刪故乃大石某個玉如今└
按信釋落語後何└刪世付懼頭家謝論史本傳
以，。等，進至一本不英，記，委落湘，族
上作而事乃是提說也 武急，適，数裳其不
語有蝴 知。 部。也殿就└某謂坊之所止
說頭圖，即今俯耳子。 外 等流著百
，記之大本讀如，初今印本其出某事為者廿

實偉新吧 留古都的偉堅。個留 所古興平殿 打倫平 古隔
的！年。 了 在服 忍古 給 在 起穆 怕上着着
服沒殿那到下 北務氣 中中後將地斑了 紫我他少然的的一
務有，高天來建平公魄耐華地 其，殿許大禁對 那汽大大
精耐氣遠壞。 城 ，性 ，的精 的多牌 着黑人來 槐片
性 有 物裏的那，族一我耐是紫 坊，這來，去 樹邊
，沒何餘看 上 精 那 個們 古禁嘆，那 絕，，，道
氣有等尺一 許 誠 那 的體中城 ，朱 。不對也那和
麼誠 看 保多， 雄種 一地華 還禁漆斑 一似馬林

光界 是未 月。，來。書由大過七，有到公趣事算們中煥這
輝史 搖 風而是是然一是牌 月內本 情 的，然個
燦上古 開 吹且一木而 坊 間 事 君 成人 殿
爛，中欲， 牌 ， 稍，路在 ，，東 能取 ，新
的創華 漆坊 子近大 朱，南朽於傾西得數巧，忘昵從
插造 了大，，上裝糊一會柱漆遠京。表越，了衍，每記？明
頁了 。牌大應經 了看一子金着時我 越傾 公日了現至
，無在 坊會 了東頭，四，字一，記將看能宜牽 在祖代今
現比世 巳倘現 西紙原字上，座經得新做 ，，的打先的，

復旦的秋天

多晉

布課師促學入 致十。了準正然校 了歸江
的生 日日 務一章一備在擠車 許來
巳時日，仍予開復 日 個，加得 如多，。復
經候期早在的學 卸 校最但緊滿加兩生也江旦
到。 日復 。巳不課 因桌 滿 後氣 終
遠 沒來 的這於致 希 椅課的五的。然 予
了 有校這，一九 林 的 的。 春小間復
江 到。中乃個月 一十間 各學而 商 到
灣 宣上 在 十。民月題成 校仍，店長的了

平人在
城這差
裏 不
，了多
在，統
這然統
夕而要
陽 被
的北旁

現慢秋
肥慢色
。地要
去，
搜人
求們
，還
去可
發以

這夏，些學。慢有文人實 出購下力上備玻海晚到看壁術，了的， 悅 於無生常作留，添們的
里場部 時在前架化語上 溫實幾，海└璃 歸了見雜告帶。，一 。浮這可 適了下有上 發
，如苦潮，最交└└這就夏度 文可商也皮 等。，，有在 改同 起個降水 來 沙 授
像 地，初 ，， 是場來貨錢以 日帶，有碎有在 ，夏過 學 了新 準。毯 就 居們
什。 從壁到而以在個不與。 的從都日，有的工 江文治場於└們 一 早抗，一把，打，
麼如在 後最不同江 上同一 增一 成作同 化性 這得 點環程巳 楊目油算正
語 說場 幾 就 同， 灣 ，學些的 美在天，學已走的歸向 上 新境度降八 本漆，在
1：，來了批 會要的，在 們催吸了式談在早部不歸紅 沉悶 有 ，，低 得 人 有為
└：一 一同來慢一一有本 得所 引，裝着上 並復 前靜害來 喜大對到，非一所壁的他

黃鬆致，，從的低這對 部就習
管 在部事興落果於 在不 這
中面 着在文趣。文縣在盼說了幾
，孔同風流化部一化報 望什這個
可也學。獻工不般的 場上麼 星
以因，從，作遇人氣關，課了環期
着了那前在的，對氣心同。，現以
見，些熱準同一於相，學 大，來
他在緊心個學 報當面們 家也，

能這幽現 的開，同可證課十 們
春一靜在是一課部學能 ，五
天個，秋一個時在 ，但日有着
的冬人流個大， 速。不一，人幽
開天人了動天那待小現過官復說開
始將在， 地三開店在十方 ，時
！是等江天，四課的致月└可十步
復將辭地將予了老授座並以月禮
，假。一人。板，是 開二。

洋顧問

得 誌但當載
└為，局了
之該 查所中中
人譯文└悉央央。
才者出 ，銀銀。
。能於結大行行。
注某果為的某。
洋 然資刊
顧該怒產物
一雜問對，其某
一誌。照下債期
行，當表令對會。
一 局乃着照刊。
為乃譯 表一。
一轉自 。文。
一 美為事，
不為 查為文
可喜某辦行中
多，雜。政登

國料間岾各國頓七
問都知，部任所，
題搜外對的何知部任
，集國 一道可何。
最在貴何料個 以一。
好手資部都部這題個。
到裏 分不長比 洋。
業。以 易， 搜顧
盛因 資擁只國集問
此類料得知本中，
去一全部，本身國任
。個局不而部的的何。
中，過負的官資一。
國把問總事 料個。
人一。 情為。外。
要切只的，清結國
研有有人對楚 官
究關洋又其。華方
中資顧太他中盛人

收简以明之
入直 大大
！等得學，
於到不不
全十到是問變失時某年，偶到
部個十中一成業有 外但然是
隊部年國到中└ 個 一有美中
長的窮中國無個時極般一籍國
一，洋公國 法高期端說 顧官
行有顧務，將維等內不來好問員
政時間 便 持顧所重，的一歡
院一，所 高，問聘要大第，喜
內個在能奉等才都的 都 這聘
各洋中比 顧弄是洋人是或 請
部顧國較神間了在顧物不弟顧洋
部間的。明。一外 。學 問顧
長的薪有，這些國中拔無流雖問
一收水 薪些手因，說術學然一
的入可離水顧段一同在或者也特

中宣部渝(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